



【浮世绘】

## 不花钱的中年人

□丹萍

人到中年花钱的规律是，不花则已，一花惊人。所以，在不花的阶段，就格外兴味索然。现在娃已经上了大学，不用给娃交兴趣班的钱，加上不买房、不买珠宝，我发现只要冰箱是满的，我就可以一连几天不花钱。

好几次，在外面已经饿得不行了，穿街走巷路过好几家快餐店，都没有走进去。有一次都站到牛腩粉的摊子前面了，摊主已经把夹子举起来，就等着我用手指一下粗粉还是细粉，就夹起来下锅。我还是逃走了，坚持回到家，烧水煮面条，扔几片青菜，煎一个蛋。面捞出来，青菜和蛋摆上，还不忙着吃，先把电视打开，补几眼综艺节目，就很完美了。

这还不算，有时打球或者爬山结束后，大家说一起吃个饭吧，我尝试着建议到我家随便煮一点吃，大家答应了。结果就变成次次在家里吃。不管到谁家，都是冰箱里有什么吃什么，居然有点开盲盒的乐趣。

上次在我家，主菜是鸡胸肉水煮后撕成丝，胡萝卜切成丝，凉拌。胡萝卜在冰箱里放了几天，都有点脱水了，但大家都说这样最好，因为本来在凉拌前也要加点盐腌制一下去去水分。

反正总是正好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过了某一个年龄阶段，大家都变成了容易快乐的人。

昨天晚上跑步回来，想在夜晚的凉风中，站在街边吃个雪糕，就去便利店买。雪糕半价，但是要下载便利店的APP。于是下载、注册、找优惠券，坚持把这一套流程走完了，结果雪糕的优惠券发完了，店里的小姑娘特别抱歉。我其实挺开心，“噢，那算了。”就没买。但累得走不动了，倚着便利店半开的玻璃门，借着他们的冷气，看了一会儿夜色中来来往往的人渐渐散去。夜凉如水，好舒服啊。心里说终于把跑步后吃个雪糕的小愿望实现了，却忽然发现，自己并没有吃啊。这就有点魔幻了。

朋友圈里有一个卖衣服的朋友，认识十几年了，我的衣服大多在她店里买。刚才看到她在网络上

发了一条裙子的图，是店里的新货，挺漂亮，就是那种既没有纽扣也没有腰带，直接套在身上就可以出门的裙子。

问：多少钱？答：500元。我忽然就不知道怎么接话了。也不觉得贵，也不觉得便宜，不知道为什么要问，好像问了就已经买了似的。看看和她的聊天记录，上一次问她衣服多少钱，还是去年的春节前——问了也没下文了，两年的春节都没有买新衣服。再问，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。

我天天问娃，你要买点啥吗，衣服要不要？鞋要不要？回想自己这一周的生活，几过商场而不入，几入商场而不买，网页开了又关，没有消费啊。一方面觉得赚钱比以前难了，买什么都不值。对承受未来可能降临的大笔消费，也没什么信心。另一方面，觉得很多免费的东西挺好。花钱的同时要花时间，很不值得。

我晚上遛狗的时候如果感觉有风，就赶紧在朋友圈宣告天下：风来了。站在风里，觉得太幸运了，居然赶上了。

前天傍晚有朋友给大家发讯息说，快看晚霞。我们都没注意到她的信息，过了一会儿就没了，没看到。昨天她又说了几遍，快看晚霞。大家都欢天喜地地看了。傍晚的天空，一半是清澈的蓝，一半是将暮未暮的粉，刷的一会儿就没了。

“看到”这件事情留不住，变得有点不可言说。

前几天我的工作手机坏了，朋友把她淘汰的旧手机给我用，说工作手机就不要换新的了。她也没有格式化手机，结果我晚上看剧，直接下载到了她的网盘里。20年的闺蜜，我发现她网盘里存的我的照片，比我自己手机里的都多。一起吃饭，看电影和演唱会，随手拍的合影——搞得我以为是我的网盘呢。

我把想看的剧下载好，又打开她存在网盘里面的剧，看了一会儿。等她有空的时候，也可以看我下的剧了。

中年妇女不但没有消费，连秘密都没有，通透到顶格了。

【有所思】

## 遇见

□星袁蒙沂

冥冥中，很多人很多物很多事，总会在不经意间被撞见。有的普普通通，遇见不久归于平淡；有的出乎意料，遇见一次终生不忘。

突然加班

你在哪里？在老家；你在哪里？正聚餐；你在哪里？超市买菜；你在哪里？刚到亲戚家。问答的人，一个是单位的李院长，一个是我。只要是休息时间，遇见她的电话，第一句是“你在哪里”，获知人没出平邑和费县界，第二句就是“抓紧回来加班”。

这种声音上的遇见，从偶尔变得越来越频繁，甚至发展到逢休息必遇见的程度。这种遇见是疲累、无奈却无法拒绝的，但不管正在干什么，终究逢“遇”必“见”。暂停手头一切，驱车或慢跑，赶紧回单位。

一架豆角

上下班，出门闲逛，总要在巷子中的一处宅院外经过。院子的主人，杀羊卖肉是主业。有时买的羊多，就圈养在那处宅院中。家中的一层层羊粪，成了宅院的累赘。雇人铲走，开支不少。宅院的主人就想到了种植蔬菜。

在宅院外，那家主人围起一块菜畦，宽不过两米，长约十米。在那窄菜畦里，我见过油菜苗，见过菠菜苗，可能是蔬菜本身高度的问题，我的视线没被这么震撼过。这次，与我的视线迎面相撞的，是一架豆角。豆角的秧子并不算太旺盛，近半米长的豆角齐刷刷悬挂在绿秧上，凸出在绿叶外。青绿泛白的豆角，就这样陪伴着红砖墙，以让人很难相信的存在，洗刷着注视它的眼睛。

庄稼，在城镇的街巷中照样可以存活，而且可以像在农村庄稼地里一样，活得精神饱满，活得情趣盎然。“人勤地不懒”这句言语中说的，才是关键。看上去，菜畦的主人得七十多岁了，无论早晚冷热，只要他觉得该侍弄了，就到菜畦旁忙活。有时是扶苗，有时是撒粪，有时是松土。匆匆经过的我，遇见许多次。

孩子丢了

中午即将下班时，突然接到母亲电话，那边非常着急，说“顺顺找不到了”。一句话炸过来，比身边落了炮弹还令人震惊。迟钝了几秒，我撒腿就往家跑。一边跑一边接电话一边脱离离衣，跑到医院门口才把隔离衣脱下来。

小儿子照顺刚两岁四个月，是那种特别淘且行动敏捷的孩子，经常是眨眼就不见了。给他盛一碗饭的工夫，他就能跑出去几十米。我家住的那处小巷，约一百多米，其间有条岔道。顺着岔道往西二三十米，又是条小巷，小巷南通国道，北通镇中心小学，小学前是条宽敞的柏油路。而从我家出来，顺着小巷往北，也是那条柏油路。岔道西的小巷，柏油路和国道，过往车辆都多。一个没人人照看的小不点儿在路上毫无规矩地乱跑，后果可想而知。不仅如此，母亲那十万火急的“找不到了”后果多严重，谁也不知道。母亲没挂断电

话，那边传来她问路人见没见到一个小孩的声音，我的心里更毛了。

好在最后是虚惊一场，小家伙被安全找到了。但找到他的位置，让我们很不理解。他没去超市，而是转向去了镇中心小学的方向。那个方向，他平时从不肯去。

三角广场

单位正前方，正冲院门，是块三角地。在我们这地方，对三角形的土地有些偏见，认为这地方不适合建住宅，也不适合建商铺。三角地便成了小镇的广场。八角楼、左宝贵石像、紫藤萝……除了地块呈三角形，与别处的广场大致相仿。

雨后散步，闲逛至广场，眼前豁然开朗。之前的花坛，与树木花草一起，被割韭菜般移除了，换之以几个黄土堆。黄土堆上随意安置了几块山岩，岩边衬托上几棵不足一米的针叶松，坡岭的形态就这样被嫁接到广场上。原先那个大树成片、树荫斑驳、夜晚黑漆漆的所在，没有了树的遮挡，显得十分敞亮。

心中思量，三角地一直在变，又一直没大变。以前，广场中央有个圆形的人工喷泉，后来被拆掉了。年复一年，痕迹越来越淡，直到淡成跳广场舞的处所。雨后散步遇上的，还是那处广场。广场三个边上，依然有三条大路。改建广场的资金，在其中一块石头上以书法字体雕刻了出处，是当地一家罐头厂的名称。但是，我留意的不是企业名称，而是那句公益性质的广告语：有罐头的地方，就有地方的罐头。我们这处小镇，叫地方镇。

粉豆子花

粉豆子花，是农村老家的叫法，这种花应该叫紫茉莉。小时候，我们时常将这种花的黑色种子捻开。黑色种子比黄豆粒略小，只是更圆。种子外皮粗糙，有几条略高的脊和许多黄米粒大的小疙瘩。捻开或砸破外壳，里面露出的是雪白的粉面，看上去比面粉更细腻也更洁白。

粉豆子花紫红色的居多，也见过黄色的，还有白色的。花形像小喇叭，只是不大，也没啥香味，我并不太喜欢它。

那次去超市，在超市西侧路边，有一小片紫茉莉正在盛开。紫红色的花朵，与在别处见过的一样，和小时候见过的也一样，只是恰好碰到我心情好，领着孩子凑近观瞧。那些紫红色的花朵里，有几枝黄色的。紫红与黄花的枝条间，是两种花的过渡色，紫红与黄色驳杂的颜色。细看，其中的几朵竟然是一半紫红一半金黄，十分少见。

那棵花，估计是紫红色与黄花互相传粉结出的种子长成的。小儿子没啥耐心，吵嚷着要走。我只得心存敬畏，拍照留存，随声远去。

生活中，几乎时刻都有“遇见”。只是，每一种“遇见”，都是偶然中存必然，必然中又有偶然成分。细琢磨，似乎皆有因果。



【在人间】

## 父亲的读信与写信

□张中锋

父亲虽然“完小”毕业，文化程度不高，也谈不上什么学历，可是在他那个年代的乡村里，却无疑是个“土秀才”。父亲能写会算，吹拉弹唱，样样在行，再加上身材好，皮肤白，上衣口袋又常插着一支黑粗钢笔，俨然是个“公家人”。其实，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。

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爱写信，也爱读信，村里的邻里街坊常有找他写信或读信的。写信、读信，在农村那艰难的岁月里，成了我们家里不多的乐趣之一。父亲写信是非常郑重其事的。每当写信时，父亲便说需要灵感，怕别人打扰，把我们全都赶出去串门，然后把大门关紧插上，之后自己便开始写起来。那时我少不更事，还认为这是父亲对文字的敬重所带来的仪式感和神秘感，其实现在想来父亲读书不多，写信对他来说仍是很吃力的事儿，只要看看他桌下那一堆烟蒂和揉搓成团的信纸，便知道父亲写一封信要费多大力气了。信写罢，父亲就招呼我们回家，然后念给我们听。父亲操着抑扬顿挫的家乡话，轻轻摇晃着脑袋，很有些得意。这时邻居或母亲就会提醒父亲还忘了写什么，于是父亲便在信的末尾写上“又及……”或“又又及……”。然后父亲就会陶醉在邻居的感谢与夸奖以及家人的恭维中。

父亲除了写信，还常常以导师自居，指导我们兄弟几个如何写信。那年月大哥、三哥在外当兵，时常来信。谁家来信，村里的大喇叭就会喊：某某人到大队部来取信。这时我们家就像有了大喜事一样，满家高兴。我总是第一个冲出去拿信，但是我不敢拆信，拆信是父亲的特权。父亲拆信前总是对着太阳照一照，看信纸的位置，以免撕坏，然后还要用手握一握，看里面是否夹有钱或粮票（那年月信里夹钱邮寄是常事）。大哥上学时在学校里光玩，并没有学多少东西，父亲常常嘲笑大哥这个初中生很诚实，把所学的都还给老师了。大哥写信来总是那几句话，无非是最近拉练、最近集体学习等，父亲就回信责备他字写得太少，内容重复来重复去就是那几句话。但大哥也有个长处，很顾家，时常信里夹上那么几元钱或几张全国粮票。每每看到钱时，母亲总是掉泪，念叨孩子一个月才挣八元钱，一次给咱寄来五元，孩子在外该多为难啊！在这种情况下，父亲也就不再埋怨大哥信写得短了，也会随声附和地说“真是个好孩子，就是……”之类的话，并当即把钱和粮票做了安排，赶紧把原来欠代代销点的钱还上，以便再赊些烟和信纸来。家里实在是太缺钱了，父亲已经好几天没烟抽了，憋得净发脾气。与大哥相反，三哥的来信总是写得很长很长，因为三哥喜欢读小说，感情丰富，除了写些应该写的事情外，还经常把一些所看书中的精彩句子和读书心得也写进信里。父亲并不太欣赏，因为一封信读完常常不得要领（快指导不了了），就要求三哥写短一些，有啥说啥，别浪费信纸。三哥经常买书，很少寄钱，这也是让父亲不太高兴的原因之一。看来信写得好固然重要，寄钱的事儿也不能马虎。

小时候就这么伴随着父亲的写信、读信长大，虽然那时生活得艰难些、清苦些，但现在看来，清苦中仍有自得的快乐，何况这种快乐还带有点文艺范儿。一晃父亲离开我们快十年了，他那写信时的虔诚神态、读信时的得意表情，仍历历在目。